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黃繼圖研究（1912-1960）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4-157-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曾士榮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允元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藍士博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藍士博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21日

中文摘要：

本書指出黃繼圖的近代心智，在 1930 年代前半期以整套多面向的構造展開；它具有西方自由主義特質，接近「布爾喬亞現代性」，因此在公、私領域上體現「自我主體意識」、「自由自治」、「反體制抗議意識」與「隱私意識」等核心價值。從 1930 年代中後期始，戰爭動員體制與相應的「法西斯現代性」主導台灣，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主體遂受到戰爭動員體制在特定面向的重新塑造。黃繼圖以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近代心智，在戰後初期經歷巨大的挫折，成為「被禁錮的現代性」；黃繼圖對此開始針對法院審判文化提出批評，並產生司法改革的想法；而在政治參與上，黃繼圖堅持自由自治的理念與抗議意識，並以「黨外」路線參與黨國體制掌控的地方政治，持續捍衛自由主義近代心智核心價值。

中文關鍵詞：近代心智、近代性、私領域、公領域、隱私觀念、戰爭動員、黨國體制、殖民公共性

英文摘要：The motivation of the monograph is an attempt to sugges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n increasing literature on researches into modernity-related issues in Taiwan, mainly by integrating conceptual inspiration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diary as both a form of historical source and a genre of literature, and partly by reinterpreting core idea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This monograph foregrounds three main questions: firstly, through a private approach based on diary entries, in general, what are its significances and particularities that could be revealed when scholars examine modernity-related issues? In Taiwan historical context, when and how did (colonial) modernity arrive in Taiwan? How could we describe it, in particular, in the private sphere of Taiwan society, in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evel? How and why did wartime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mpact on the (colonial) modernity of private sphere in Taiwan society?

The first half of the monograph suggested, firstly, bot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aiwanese reformist movement had roles in creating 'modern mindset' among Taiwanese youth such as Huang Jitu, and secondly, the private sphere of Huang Jitu, as an overseas student in Japan, also demonstrated the diversity of modernity that was reproduced in Taiwan at a later stag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onograph, the author examines how wartime mobilization impacted on the change of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of Taiwan society, and how it represented in the level of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 terms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author continues to examine how the newly established party-state system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deeply frustrated the legal 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ty based on the ideas of self-rule and dissident tradition that inherited from the previous colonial modernity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into Taiwan society.

英文關鍵詞： Modern mindset, modernity, private sphere, public sphere, privacy, wartime mobilization, party-state system, colonial publicity

行政院「國科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寫作計畫」期末報告

專書書名: 《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黃繼圖研究 (1912-1960)》

英文書名: *Modern Mindset and Taiwan Society: an Examination of Huang Jitu (1912-1960)*

計畫類別：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4-157-

執行期間：101/08/01~102/07/31

執行機構及系所：政大台文所

計畫主持人：曾士榮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陳允元、藍士博 (博班兼任助理)

一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26 日

目錄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1) 中文摘要	3 頁
(2) 英文摘要.....	4 頁
(3) 關鍵詞.....	5 頁

二、報告內容

(1)、前言.....	6 頁
(2)、研究目的.....	6 頁
(3)、文獻探討.....	8 頁
(4)、 研究方法.....	11 頁
(5)、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15 頁

三、計畫成果自評與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

附錄一	22 頁
-----------	------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1) 中文摘要

筆者在過去一年間，完成以近四年多來(2007-2011)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為基礎而提出的「國科會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將之寫成並且已經正式出版，該專書書名為：《近代心智與日常台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係由台北稻鄉出版社於2013年3月間，正式出版。

本學術性專書的問題意識，在於嘗試在東亞相關研究上，以日記出發，進行一個環繞在「殖民近代性」與「近代性」等主題上並具有區別意義的新的研究取徑。日記作為分析的文本，本身具有雙重的性質：日記作為一種研究史料，在歷史學上經常被視為最貼近日記作者本人內心世界的記錄，也是瞭解日記作者及其所涉相關事件內在動機的最直接方式；又日記作為文學之一種文類，它經常離不開「自我 (self)」與「私密 (privacy)」這兩項特質，因此具有連結「近代性」與「殖民近代性」等主題研究的適切性。上述針對歷史學與文學史環繞在日記本身所蘊含研究可能性的思考與探索，直接啟發筆者在本書中的研究主題：亦即以黃繼圖個人日記為中心進行文本的脈絡性分析，討論日記作者在公、私領域之間的交疊活動與思維，並側重與「私領域」相互交涉的問題點進行連結與探討，試圖釐清並進一步詮釋源自西方社會的「(殖民)近代性」在台灣社會的生成與變遷，以及其所呈現出的多元樣態與特質。

本學術專書以近40冊的《黃繼圖律師日記手稿》(含中、日文)為探討的史料基礎。本專書前半部(含〈導論〉與〈第一章〉、〈第二章〉)主要以黃繼圖在台北高校與京都帝大的學生時期的日文日記手稿為主，討論近代心智的醞釀及近代性的多元面向，側重近代性在私領域的呈現；至於，本專書的後半部，則討論戰爭動員體制如何影響「公」與「私」領域之間界線的轉換與消長，以及此一變遷與消長在個人層次與集體層次之心態史上的意義。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筆著討論戰後前期(1945-1955)黨國體制下台灣社會近代性的重構，持續以戰後階段的黃繼圖及其日記為中心，討論台灣社會之法律近代性與以自由自治的反體制理念為核心的政治近代性，如何在黨國體制漸趨穩固的脈絡中，受到強烈挑戰並導致進一步的重構。

在本書中，「近代心智 (modern mindset)」(或「現代心智」)的概念，著重其「整體成套」並具有「多重向度」與「多義性」的概念特質。並且隨著變動的歷史階段與隨之而來的歷史情境，而產生重構與再構的變遷發展。

在本書中，筆者指出，黃繼圖的近代心智，大約在1930年代前半期(台北高校與京都帝大時期)，以整套且多面向的呈現構造展開；在此一形成過程中，此一近代心智具有西方自由主義特質，接近西方社會中三種現代性之一的「布爾喬亞現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因此，它在公、私領域上體現「自我主體意識」、「自由自治」、「反體制抗議意識」與「隱私意識」等核心價值；並且，在此一近代心智形成時期的後半期(京都250 近代心智與日常台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 (1912-1955))

帝大時期），西方社會中左翼「馬克斯現代性」（Marxist modernity）也影響黃繼圖上述的近代心智主體，並導致他介於普羅與中產小市民之間「自我認同」的尖銳緊張關係，並以高度焦慮的現象出現。

從1930年代中後期開始，戰爭動員體制與相應的「法西斯現代性」（如廖咸浩的提法）主導台灣社會，對此，廖咸浩認為台灣多數民眾「虛與委蛇」的加以周旋；但筆者對此一論點持保留看法，因為，即使如自學生時期即體現反軍國、反體制理念的黃繼圖，他的近代心智主體本身，至少在「奉公」的心態層次上（如果與「皇民化」政策論述作某種區別），已經受到此一強調國家主義的「法西斯現代性」所影響，並導致他對日本帝國採取一定程度的合作取徑；換言之，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主體受到戰爭動員體制與戰爭發展在特定面向的一定程度的重新塑造。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即使到了戰爭中後期，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主體仍然相當程度延續戰爭爆發以前以自由主義為主軸的核心價值，這體現在他作為辯護士，在公領域上針對法院官僚作風的批評，以及在離婚案件法庭辯論過程中採取較為尊重當事人自身意願的作法之上，並且，在私領域上體現對於日記書寫的隱私觀念的實踐態度之上。

黃繼圖以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為主體的近代心智，在戰後初期的十年間經歷巨大的挫折與壓抑的歷史過程，成為陳芳明與黃崇憲所稱的「被禁錮的現代性」，並在「黨國體制」（顧忠華稱之為「黨國現代性」）之下受到一定程度重構的影響；然而，黃繼圖此一自由主義的近代心智主體經歷壓制與禁錮的挫折之後，開始產生反彈的回應，這體現在他對公領域的法院審判文化的尖銳批評，與「司法改革」想法的提出。此外，在公領域的政治參與層次上，黃繼圖（及其家族）堅持自由自治的反體制理念與抗議意識，並以「黨外」的路線參與逐漸受到黨國體制掌控的新竹地方政治與派系。換言之，直到1950年代中期，「黨國現代性」已相當程度掌控台灣社會與司法體系；但對黃繼圖而言，經過重拾規律的日記書寫習慣以及延續青年時期以來的自由主義近代心智，在1950年代中期他仍透過「黨外」路線的地方政治參與行為，在黨國體制之下持續捍衛其自由主義近代心智之核心價值。

（2）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 of Monograph

The author has completed the 2012-2013 NSC Monograph-writing Project, based on the author's previous four-year NSC projects (2007-2011), over the past year, and further formally published it by the Taipei-based Daoxiang Publishing House in March, 2013. The title of the monograph is *Modern Mindset and Daily Taiwan: an Examin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Aspects of Lawyer Huang Jitu's Diary (1912-1955)*.

The motivation of the monograph is an attempt to sugges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n increasing literature on researches into modernity-related issues in Taiwan, mainly by integrating conceptual inspiration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diary as both a form of historical source and a genre of literature, and partly by reinterpreting core idea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On the basis of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ary manuscripts of an individual, Huang

Jitu, this monograph foregrounds three main questions: firstly, through a private approach based on diary entries, in general, what are its significances and particularities that could be revealed when scholars examine modernity-related issues? In Taiwan historical context, when and how did (colonial) modernity arrive in Taiwan? How could we describe it, in particular, in the private sphere of Taiwan society, in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evel? How and why did wartime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mpact on the (colonial) modernity of private sphere in Taiwan society? How and why was it further reshaped under the party-state system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first half of the monograph suggested, firstly, bot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aiwanese reformist movement had roles in creating “modern mindset” among Taiwanese youth such as Huang Jitu, and secondly, the private sphere of Huang Jitu, as an overseas student in Japan, also demonstrated the diversity of modernity that was reproduced in Taiwan at a later stag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onograph, the author examine how wartime mobilization impacted on the change of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of Taiwan society, and how it represented in the level of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 terms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author continues to examine how the newly established party-state system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deeply frustrated the legal 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ty based on the ideas of self-rule and dissident tradition that inherited from the previous colonial modernity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into Taiwan society.

(3) 關鍵詞

近代性 (modernity)、私領域 (private sphere)、公領域 (public sphere)、隱私觀念 (the idea of privacy)、戰爭動員 (wartime mobilization)、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殖民公共性 (colonial publicity)

二、報告內容

(1)、前言

本「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係筆者匯整最近四、五年以來(2007-2011)共計三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個別型)之累積成果，本計畫於2011年12月底提出申請之後，獲得2012/08-2013/07「國科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寫作計畫」的通過與為期一年的補助。在這一年期間，筆者於2012年底完成初稿並送稻鄉出版社安排長達一個月的學術專書出版審查；2013年初兩名匿名審查人之審查報告完成，筆者即依審查人之意見進行局部修改，之後再寄給其中一位審查人進行複審；在複審核可之後，完稿版本於2013年三月初由稻鄉出版社進行出版前編輯作業，並於2013年三月下旬正式完成出版。(請參考附錄一：《近代心智與日常台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

必須說明的是，筆者近四、五年以來(2007-2011)主要研究主題，一直環繞在以「日記」為中心的歷史學與文學史相關議題的討論上。此一主要的研究興趣，基本上延續筆者博士論文透過日記原稿分析近代台灣國族意識的起源與變遷的主題(該論文於2009年出版英文專書)，而進一步的研究開展。在過去四、五年來此一研究的開展過程中，筆者將「近代性(modernity)」在「國族意識」議題的既有討論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在方法論上進行拓展，將「日記」研究取徑結合「精神史(心態史)」的核心概念，試圖切入「台灣人的精神世界變遷」的研究主題(參見筆者2008-2009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人的認同與精神世界變遷之研究」)；此一方法論的新嘗試，在《黃繼圖日記》原稿最近出土的全新條件配合之下，筆者得以進一步將「台灣人的精神世界變遷」的研究主題，更為具體地結合「近代性」的「法律文化」面向與「地方社會」的區域個案研究兩個主軸，據以從地域社會的個案取徑，分析近代性在社會文化史的連結及其意義，並因此提出2009-2011兩年期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的近代法律經驗與新竹地方社會：以黃繼圖律師父子的兩部日記為中心」，試圖深化「日記」研究取徑在「近代性」研究主題的討論。

在以上的基礎上，筆者環繞在「近代性」的研究主題，進一步從歷史學的研究取徑跨向文學史的相關議題進行結合，側重「私領域」的研究面向，討論具有整體性意義的「近代心智」如何在台灣社會脈絡中展開變遷的主題，這也是筆者於2012年完成的一年期國科會計畫：「台灣社會近代心智的變遷(1940年代-1960年代)：以近代性在私領域的呈現為中心」所開展的新方向。在以上幾個國科會計畫的基礎上，筆者將上述相關議題進行進一步的整合，剛剛完成執行並已正式出版的「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黃繼圖研究(1912-1960)」之「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2)、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的問題意識，源自於一個尋求關於「殖民近代性」與「近代性」等相關論述取徑的進一步可能性的嘗試。

Tani E. Barlow 在1997年所編的*Form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此一論文中提出「殖民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一概念之後，相當程度引起從事近代東亞研究的學者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研究的回應與討論，特別是對於那些深陷於「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對立論述框架的學者，提供一個新的可能論述取徑。¹日本學者並木真人在考察東亞殖民地政治史、社會史研究時，以殖民地朝鮮為中心，從方法論的反省出發，介紹此一殖民近代性概念在不同研究取徑與主題上更為細緻運用的可能性；此外，他也討論Michael Foucault 「作為規訓權力之近代」的概念在相關主題的研究的運用，最後提出「殖民地公共性」的概念以檢視殖民地朝鮮的相關研究。²

對應於上述「殖民近代性」、「作為規訓權力之近代」以及「殖民地公共性」等概念上的啟發，筆者在本研究計畫中，擬以日記與自傳等私人史料文本為出發點，嘗試提出一個具有區別意義的殖民地研究取徑。筆者初步的構想源自於以下的思考：首先，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日記作為一種研究史料，它經常被視為最貼近日記作者本人內心世界的記錄，也是瞭解日記作者及其所涉相關事件內在動機的最直接方式；雖然有些日記作者在書寫當時已經存在潛在讀者的預設心理而在日記內容上進行選擇性的記錄，有些日記作者也因有意或已成功出版其日記而使得日記的私密性受到質疑，但日記本身具有豐富的資料性，加上日記因以每日為基礎的內容呈現方式，而更易於重現歷史人物或事件所置身的具有連續性的時空脈絡，這些日記作為歷史研究史料的特性，使得近年來國際歷史研究學界產生更為重視日記史料的趨勢；³再者，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日記作為一種文類，在1980年代以來西方文學史研究學界也獲得較多的重視，日記與自傳作為一種自傳式的書寫文類部分因為「文學系統的變遷」而逐漸脫離過去的邊緣性格，但主要是關於「自我」的課題在此一自傳式書寫文類中受到重視以後，此文類漸漸成為了文學研究的重心。⁴日記文類中對「自我(self)」以及「私密性(privacy)」的強調被學者如Margo Cully視為「近代」西方日記的主要特質；⁵而日記文類的這兩個特質也因此開啓連結「近代性」或「殖民近代性」相關論述的諸多研究可能性。

以上結合歷史學與文學史關於日記等私人史料所蘊含的研究可能性的探索，啟發筆者在本文的研究主題，也就是：以私人日記為中心，並側重於「私領域」的相互交涉的問題點進行探討，試圖釐清並詮釋近代性在台灣社會的生成與變遷，及其所呈現出的多元樣態與特質。

(3)、文獻探討

(a). 關於公與私的概念變遷

西方社會科學學界關於公與私之間的區分及其在西方歷史脈絡中的變遷的討論，已經累積相當的成果。Bailey 指出，公的歷史也同時是私的歷史；兩者之間的區分是社會生活中最根本的且最不穩定的原則。¹ Hannah Arendt (1958)指出，古希臘是公私之間區分的最重要根源，它的區分是界於私領域的家戶與公領域的城邦之間；至於羅馬帝國與共和的公、私概念，則是將前者（公領域）從「共同商議的領域」（a sphere of shared deliberation）轉移到「絕對主權的領域」（a sphere of absolute sovereignty），而私領域則成為「關係到單一個體的利益」（that which pertains to the interests of single individuals）的領域²；此一羅馬的公領域概念（及其殘存附屬的私領域概念），主導了全歐洲那些中央化的絕對王朝與中央化的主權國家，直到19世紀及其後時期。至於，中世紀封建時期因強調對領主效忠的親族或類親族(kin-like)關係（本質上為個人依賴關係網絡），公私領域之區分基本上消失；直到近代性、公民社會以及主權、公民權與公民政治社會復甦以後，這些早期的公私概念才再現；在近代性之中，西方的公私概念在意義上與結果上發生重要的變化，這是因應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興起、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立基於法律理性的資本主義，以及政治上代議政治與民主等現象在西方出現所造成。Habermas (1989)看到在18世紀中西歐，當一個社會統合的進步領域產生並脫離了國家權力與市場經濟的時候，一個新的公共領域從咖啡店、沙龍、與公共讀物之中出現；這是一個脫離金權與政治權力的新的近代公共領域，而對Habermas而言，當時的私領域是非常幽暗的，且基本上是指為公領域培養理性自主個體處所的家庭。³ 然而，Bailey認為，20世紀西方對私領域的關注持續增加，而處於所謂“Late Modernity”的當代則是此一對私領域的關注的最高點，這是因為nation-state, civil society 與community 這三個當代公共領域的主要據點都呈現衰退的現象；相對的，三個「內轉」(inward turns)的出現意謂著私領域在當代的興起，這三個「內轉」的發展包括：(a) 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引介所導致對政社事務的關心轉移到自我與精神生活，(b) 轉向漸增的自戀與個人依賴感(此與漸增的福利國家甚有關聯)的發展，以及(c) 因日常生活脫離生產領域而導致明顯轉向家庭、友情以及私密的/內部的/個人的認同事務。⁴

(b). 台灣社會的現代性研究

¹ Bailey, Joe. "From public to pr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private'". *Social Research*, 2002 (spring)

² Weintraub, J.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Weintraub and Kumar (1997) pp.11-12.

³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1962).

⁴ Bailey, Joe. "From public to pr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p.6-7.

在二十世紀末，以西方為中心所建構的現代化理論已經受到質疑，除了薩依德的經典之作《東方主義》所闡述的後殖民理論觀點，試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以外，學者如Eisenstadt 提出「多元現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與Gaonkar 提出「另類現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y)」觀點，都強調非西方的不同地區的在地社會文化對於現代性發展所產生的差異影響，並糾正非西方國家長期以來遭遇的「遲到的現代性 (belated modernity)」的偏見。⁵

台灣社會作為非西方社會的一部分，現代性課題在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近程中應該如何被理解呢？社會學者顧忠華認為，台灣數百年來出現過五種現代性類型，包括荷西時期的「淺層殖民現代性」，明鄭與清帝國時期的「土著化現代性」，日治時期的「深層殖民現代性」，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國現代性」，以及首次政黨輪替後的「本土現代性」等五種；他並認為，台灣史上的現代性經驗充滿矛盾性、多重性與異質性。⁶ 不同於顧忠華長期歷史的考察取徑，社會學者黃崇憲則歸納出台灣社會現代性進程中所具有的四個特點：首先，台灣自荷西、明鄭以來，經清末開港、日本統治與國府統治初期，因處於被殖民地地位而在台灣社會出現的「殖民現代性」；其次，相較於西方社會近三百年演化而來的現代性，以及明治日本以來近百年的現代化過程，台灣現代性因在較短的期間以移植的方式產生，而出現所謂「壓縮的現代性」；再者，如王德威所論，無論是 1930s 或 1950s，台灣社會並未具備有利於現代主義發展的條件，但現代主義卻在此期間被引進台灣，因此台灣社會具有「先行的現代主義」或「沒有現代化的現代主義」的特色；⁷ 最後，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在其現代性的進程中實踐了所謂「主體的自由」此一核心價值，換言之，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具備所謂自由主義傳統，然而，此一自由主義傳統在(戰後)台灣受到殘酷鎮壓，於是戰後台灣社會具有所謂「被禁錮的現代性」的特色。⁸ 在此，黃崇憲所談的「被禁錮的現代性」此一觀點可印證於歷史學者陳芳明稍早的論述之中，陳芳明認為近代性 (modernity) 在日本殖民時期的 1920-1930 年代期間已經到達台灣社會，近代性特別反映在當時台灣知識人在政治與思想文化上的啟蒙與抵抗行動之上；然而，台灣社會此一因早到或遲到所產生的「歷時的現代性」，在戰後台灣轉化為「共時的現代性」的過程中顯得特別緩慢，這是因為停留在舊式威權思維的國民政府「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之上又建立另一個戒嚴體制」，使台灣社會自日治以來已經具備的現代性受到長期的壓抑。⁹

呼應上述社會學者顧忠華與黃崇憲主張近代性在日治時期（之前）已經抵達台灣社會的說法，黃金麟等社會學者，在彼等共同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的論文集，收錄其他社會學者新近對台灣現代性課題的相關研究成

⁵ 黃崇憲，〈「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頁 56-58。

⁶ 顧忠華，〈台灣的現代性：誰的現代性？哪種現代性？〉，收入《當代》，221 期，頁 66-89，2006。

⁷ 王德威，〈是在水深處施放聲納？讀陳義芝《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頁 9-14，收入陳義芝著，《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台北，九歌。

⁸ 黃崇憲，〈「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收入黃金麟等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 46-55。

⁹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頁 11-14。

果；該論文集的編者們兼及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取徑，試圖以「帝國邊緣」一概念理解台灣（近）現代性的出現、變遷與特質，認為此一「多元並進、時程不一」的台灣現代性在台灣社會的起源與變遷自始即與台灣所處的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¹⁰然而，這些社會學者的歷史考察傾向討論制度面等側重公領域的議題，如現代國家的興起、台灣資本主義的轉型、國家化教育、現代國家法律與市民社會等主題；在該論文集中，有別於其他學者所採用的社會科學取徑，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廖咸浩則從文學的面向討論台灣現代性；廖咸浩採取「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角度，不再將現代性視為西方優越性的表現，而是將所有現代性（包括西方現代性）的生成與演化「地方化」（localize），並強調在地的挪用與轉化，並尋求超越現代性的可能；廖咸浩先從西方現代性的起源與變遷出發，提出西方社會的三種現代性：「布爾喬亞現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的興起及其專屬文類（西方小說）在 18 世紀成為明確穩定的文類；尋求脫離布爾喬亞理性束縛的「美學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文學藝術的誕生；批判布爾喬亞現代性的左翼「馬克斯現代性」（Marxist modernity）；此三種西方現代性在不同時期傳入非西方社會而產生混雜與變異。¹¹ 中國從明代情欲主題的白話小說隨商人階級興起而產生中國本土的「文（美）學現代性」，此一本土現代性因明初的內陸轉向造成海上商業受到排除而受挫，它進一步因滿人入關與明鄭覆亡之後顯得後繼無力，最後在清末洋務運動展開後，此一文學的本土現代性幾為西方現代性取代；就台灣的歷史脈絡而言，明鄭台灣體現海洋現代性與儒家內陸文化傳統的混合，到了淡水開港與劉銘傳新政時期追求「自主的」現代性；日治以後帶來殖民現代性，台灣作家顯得無奈或藉布爾喬亞現代性加以對抗，而當馬克斯現代性進入台灣社會後，其對殖民現代性的批判更激烈；到了 1930 年代，台灣社會透過日文引入美學現代性（如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以及小說創作的「新感覺派」），其吸引力來自其夾帶的帝國都會生活情調，相較於寫實主義的豐富想像力，特別是它作為社會壓力下個人解放管道的作用；戰爭時期出現「皇民現代性」（或稱「法西斯現代性」），但多數民眾「虛與委蛇」的加以周旋。¹²

以下的小節，筆者將分別介紹西方學界與台灣學界關於「私領域」現代性的相關研究觀點。

(c). 西方與台灣學界關於私領域現代性的研究

英國史家Lawrence Stone在《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一書中，透過針對私領域中家族成員彼此關係的變遷，分析並解釋從十六至十八世紀英國的世界觀與價值體系上的巨大變遷；他指出，在這三百年期間最為顯著的變化在於：人們的心態從疏遠、服從與父權體制逐漸轉變為所謂的「情感個人主義」（affective individualism）；而此一心態轉變體現在現代家庭之中，並以四個關鍵

¹⁰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 8-10。

¹¹ 廖咸浩，〈斜眼觀天別有天：文學現代性在台灣〉，收入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 396-402。

¹² 同上，頁 403-419。

特徵呈現出來：(一) 家族核心成員之間情感聯繫增強，鄰居與親屬的重要性趨淡；(二) 個人自主意識增強，個人擁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權利意識增強；(三) 性歡愉與罪惡之間的關連性減弱；(四) 對身體隱私權的需求意識增強。此一現代家庭型態於十八世紀中葉確立於英國的中上階級，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進一步傳入宮廷貴族與庶民大眾。¹³ 延續Lawrence Stone上述以英國家庭為主軸的私領域現代性的研究，Peter Gay把研究焦點放在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本身，他透過史尼茲勒 (Schnitzler) 的父親偷窺他的日記、侵犯兒子的隱私權此一家庭衝突事件作為切入點，側重於私領域的現代性面向，更為細緻地具體針對隱私、性愛、焦慮、品味、工作、家庭等相互交涉的主題進行分析，描繪出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階級 (中產階級) 的心靈圖像。¹⁴

Lawrence Stone 關於「情感個人主義」在英國的出現以及近代家庭的特徵的指明，釐清了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特質，而 Peter Gay 則側重此一私領域的近代性在中產階級本身的多元呈現之上；前者目的在於描繪英國社會三百年間的世界觀與價值體系上的巨大變遷，後者則聚焦於刻畫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心靈圖像；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結合了年鑑學派的精神史 (心態史) 研究取徑，對於跨學科的台灣研究學者思考近代性何時抵達並且如何影響台灣社會，以及此一近代性在台灣社會的呈現面向、樣態與特質等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參見下節討論)。

台灣學界關於私領域現代性的新近研究，有社會學者林津如關於近百年來台灣家庭與親密關係之變遷的討論；她認為，在清代時期，台灣的家庭與親密關係遵循漢人父系原則運作，屬於前現代家庭；到了日本時期，殖民政府引進具有現代性的殖民體制，企圖改變台灣的家庭關係，但影響有限；至於在台灣社會，則出現對父系家庭的批判，以及強調自由戀愛的論調，同時出現具專業能力的現代女性；然而，具有現代性意涵的異性交往活動直到 1930 年代才逐漸成形；並且經過往後數十年的斷裂發展，直到 1960 年代現代家庭才蔚然成形，戀愛婚姻逐漸取代相親結婚，職業婦女也顯著增加。¹⁵

(4)、研究方法

(a) 精神史 (心態史) 研究關鍵概念的啟發

年鑑學派的精神史 (心態史) 研究，自費弗爾 (Lucien Febvre)、孟圖 (Robert Mandrou) 與杜比 (Georges Duby) 的開啓以後，勒高夫 (Le Goff) 等學者在 1950-1960 年代大力提倡「心態」概念，開展出「心態史」的研究視野，此舉具有雙重的目的：首先，透過「心態史」的提倡，以挑戰當時以科學與理性主義面貌出現的馬

¹³ 勞倫斯·史東 (Lawrence Stone) 著，刁筱華譯，《英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上)，頁 7-8。

¹⁴ 彼得·蓋依，〈序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頁 10-18。

¹⁵ 林津如，〈追尋與徘徊：百年台灣家庭與親密關係之變遷〉，收入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 305-306。

克斯主義唯物史觀的決定論或進步論觀點，並用它作為強調「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的唯物史觀的「解毒劑」；¹⁶其次，勒高夫等學者藉著「心態史」的研究取徑的提倡以對抗哲學式的思想史研究；他們認為思想史家將思想孤立於思想產生的條件之外，將思考的形式與社會生活分離開來，而落入抽象化的危險；他們同時認為思想史研究者偏好選擇那些處於社會上層並相信思想可以統一且亙古不變的知識菁英作為研究對象。¹⁷因此，為了避免這些偏見，當勒高夫等心態史家進行思想人物的研究時，通常「忽略所有邏輯連結，忽略所有論證推理的巧妙」，注重思想人物那些習以為常而不自覺的「無意識的（inconscient）」言語文字，主張「從日常生活的深層面向之中，才能捕捉到一個時代的風格」；換言之，勒高夫等心態史家所謂的「心態（mentalities）」，指的是比較偏向日常生活層面的、非理性層面的、未經邏輯建構的、不經意流露的、未必連貫一致的、模糊且不精確的「想法」；此外，對勒高夫等心態史家而言，「心態」此類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流露的想法並非單一個人所獨有的，而是某一時期的社會中某一群人所集體共有的某些想法，「心態史」研究強調此一集體共享性與多樣性，正意味著它對思想史家偏重上層少數知識菁英的修正。¹⁸歷史學者Robert Darnton進一步指出，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家在關注人類群眾情感、日常生活態度與價值觀等精神面的主題之外，「他們也企圖借助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及關於人類現象的詮釋觀點，以掌握人類在社會活動背後的複雜的心理結構，並進一步從人類心態的描述中探討社群、社會結構、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由此觀之，心態史家表現出從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中追尋社會整體歷史的努力。具體而言，年鑑學派的精神史（心態史）的研究包含社會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層次與課題：「人們對生活、死亡、愛情與性、家庭、宗教、政權等基本觀念、態度與行為方式」，以及「口頭傳說、神話傳奇、民俗民風、日常規範」，都可視為精神史研究的主要課題與對象；正是在這些層次與課題上，歷史學與人類學得以找到共同的語言，歷史人類學研究取徑的確立，又使心態史研究領域得以不斷深入。¹⁹

精神史（心態史）研究所包含社會文化的許多基本層次與課題，相當程度與本文討論的「私領域」範疇相互重疊；將精神史研究的諸多核心概念與現代性課題，置於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整合研究，正是筆者在本文中的主要嘗試。

(b) 日記研究取徑

精神史（心態史）研究取徑固然開展出寬廣的研究領域，但在研究實踐的過程

¹⁶鄭志鴻，〈《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72-88。

¹⁷鄭志鴻，〈《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89-91。

¹⁸鄭志鴻，〈《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92-96。Peter Burke 也指出精神史研究的三個特點：首先，它強調集體的而非個人的態度；其次，它強調無法言說的或無意識的假設、觀感、「實際的原因的作用或是日常生活的想法，以及有意識的思維或複雜的理論」；最後，它關心信仰的結構及其內涵、範疇、隱喻與象徵，以及人們如何思想與他們想些什麼；參見“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7/5, pp.439-451。

¹⁹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頁 192。

中經常遭遇到一些困境與限制：首先，「模糊性」作為「心態」概念本身的特點，卻經常被批評者質疑它在概念上缺少一致性，缺少科學內涵，並且在認識論上有其難以操作的弊端；其次，心態史研究在實踐的過程中很少產出具有說服力的研究範例；最後，心態史研究所設定的主題的相關史料有其邊緣性格，這些史料不僅留下甚少，而那些留下來的現存史料則大多由上層知識菁英自覺的、在嚴格的思想框架中產出的，這導致心態史研究在其所依賴的史料上的侷限性。²⁰

然而，日記作為本文依賴的主要研究史料，適足以彌補上述心態史研究在資料上匱乏的限制。Rachael Langford 與 Russell West 在兩人合編的論文集 *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的〈導論〉中，提到研究私人日記的四種主要取徑，除了將日記設想成「一種主體性的形式」，「一種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以及「一種小說的形式」之外，日記也被視為「一種歷史的資料」；²¹換言之，日記是一種以日記作者自我為中心，對於以每日為基礎的日常生活中的活動與想法的內在資料的立即性（而非回顧性的）記錄，特別它大量地紀錄並保存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流動且模糊的、無意識的、傾向私領域的許多想法與感覺這一點上，它在這方面相關史料的豐富性，確實可以是心態史研究主題所重視的那些邊緣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日記作為歷史研究史料，仍有幾個應該面對的問題有待回答：在歷史中，日記如何標示它的位置？日記所援用的參考性模式(modes of referentiality)是什麼？日記論述與其他歷史論述如何不同？在日記文本中，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如何互動？²² 以上這些問題會因日記的功能、作者意圖、風格、出版與否，乃至其所置身的書寫文化傳統等因素，而產生差別的回應，在本文的討論中也會試圖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回應。

必須說明的是，多數精神史（心態史）研究者（例如勒高夫與 Peter Burke）傾向認為精神史研究的主要特點之一在於強調「集體的」而非「個人的」態度的研究，但筆者本文所依賴的日記資料卻是以日記作者為中心的「個人的」論述，這兩者之間的落差與矛盾應如何面對？筆者認為，強調集體性的精神史研究取徑可以與以「個人的」自我論述為主的日記史料文本進行方法論上的整合，換言之，筆者本文討論的私領域現代性主題，試圖整合個人層次（日記作者個人）與集體層次（以日記作者為中心的脈絡範疇包括家庭/團體/社會/時代的放射擴散）心態，而展開的精神史研究；此一以個人層次為中心所展開的精神史研究，呼應年鑑精神史家勒高夫所謂「從日常生活的深層面向之中，才能捕捉到一個時代的風格」的核心觀點，也呼應「微觀史學」所強調的「由小見大」的研究取徑。

再者，筆者本文採取日記研究取徑以進行私領域現代性課題的研究，另一個主要的理由在於日記文類的興起與現代性之間密切的關連性的考慮。前述 Peter Gay 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的現代性研究(也就是西方三種現代性原型中居

²⁰ 鄭志鴻，〈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109-112。

²¹ Langford, Rachael, and Russell West, eds. *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6.

²² Langford, Rachael, and Russell West, eds. *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p.10-11.

於主流的「布爾喬亞現代性」)，採用史尼茲勒（Schnitzler）的私人日記遭到他的父親偷窺而暴露出兒子隱私權受到侵犯此一家庭衝突事件，作為他探討十九世紀西方中產階級在私領域現代性面向上多元並呈的心靈圖像的切入點；Peter Gay此一獨特的研究手法具體凸顯私人日記所強調的隱私權觀念與十九世紀布爾喬亞的現代性之間密切關連性。更且，此一關連性在Lawrence Stone上述「情感個人主義」作為英國現代家庭型態主要特徵的論述中也獲得印證；Lawrence Stone認為：在英國中上階級領先出現的「現代」家庭型態中，其四大關鍵特徵包括對「隱私權」的需求意識增強以及「個人自我意識增強」兩者；美國日記研究學者Margo Cully更進一步指出，「現代」西方日記的主要特質，即體現在日記文類對「隱私權」（privacy）與「自我」（self）的強調；然而，必須說明的是，上面討論的現代性是指英國與美國等清教徒傳統的「布爾喬亞現代性」而論。

相對而言，在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亦即如蘇聯等強調「馬克斯主義現代性」的地區，日記（或自傳）等關於自我的書寫紀錄(ego documents)，其功能、特質、風格乃至在公私領域的界線等方面，應如何被看待呢？這些書寫紀錄與現代性的關係為何？再者，對台灣社會與歷史而言，特別在私領域面向，此一社會主義國家的日記（或自傳）書寫傳統具有何種意義呢？

相對於Peter Gay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的近代性研究，Jochen Hellbeck以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日記(與自傳)資料為主要材料，透過這些關於自我的紀錄，探討蘇聯公民在史達林時期如何構想他們自我以及自我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問題。Hellbeck指出，這些蘇聯的日記作者所建構的自我並非是「自由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而是將他們自身與社會整體（特別是革命的歷史過程）相連結的「社會主義主體性」，在此一自我轉化的建構過程中，公私領域的區分被排除；他同時指出，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書寫或談論自我」這件事變成相當政治化的活動，日記或自傳也因此具有相當的政治意涵。²³

(c) 日常生活研究取徑

以上的討論，不管是日記的研究取徑，或是精神史核心概念的啟發，兩者的交錯重疊的部分，都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這個社會範疇密切相關。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界開始出現「日常生活」史學，這是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開始擺脫以尋求歷史發展規律與模式的社會科學影響（不論是馬克斯史學或年鑑學派），轉向從一般老百姓乃至「邊緣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尋找歷史意義；導致此一學術研究重心轉向原因包括：首先是西方學界對現代化典範產生質疑；其次是受到以非西方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文化人類學的影響，而產生對「邊緣地區」如市井小民等日常生活相關主題的研究興趣；再者，文化理論（例如日常生活美學理論）也啟發史學家從日常生活角度觀察、思考並概念化相關研究議題；最後，從歷史學本身發展來說，透過日常生活史學的研究實踐，可以回應長久以來社會史研究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如何理解個體經驗與總體結構之

²³ Hellbeck, Joche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pp. 4-5.

間關係這個問題。²⁴

(5)、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書嘗試在東亞相關研究上，以日記出發，進行一個環繞在「殖民近代性」與「近代性」等主題上並具有區別意義的新的研究取徑。日記作為分析的文本，本身具有雙重的性質：日記作為一種研究史料，在歷史學上經常被視為最貼近日記作者本人內心世界的記錄，也是瞭解日記作者及其所涉相關事件內在動機的最直接方式；又日記作為文學之一種文類，它經常離不開「自我 (self)」與「私密 (privacy)」這兩項特質，因此具有連結「近代性」與「殖民近代性」等主題研究的適切性。上述針對歷史學與文學史環繞在日記本身所蘊含研究可能性的思考與探索，直接啟發筆者在本書中的研究主題：亦即以黃繼圖個人日記為中心進行文本的脈絡性分析，討論日記作者在公、私領域之間的交疊活動與思維，並側重與「私領域」相互交涉的問題點進行連結與探討，試圖釐清並進一步詮釋源自西方社會的「(殖民)近代性」在台灣社會的生成與變遷，以及其所呈現出的多元樣態與特質。

在本書中，「近代心智 (modern mindset)」(或「現代心智」)的概念，著重其「整體成套」並具有「多重向度」與「多義性」的概念特質。並且隨著變動的歷史階段與隨之而來的歷史情境，而產生重構與再構的變遷發展。

在本書中，筆者指出，黃繼圖的近代心智，大約在1930年代前半期（台北高校與京都帝大時期），以整套且多面向的呈現構造展開；在此一形成過程中，此一近代心智具有西方自由主義特質，接近西方社會中三種現代性之一的「布爾喬亞現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因此，它在公、私領域上體現「自我主體意識」、「自由自治」、「反體制抗議意識」與「隱私意識」等核心價值；並且，在此一近代心智形成時期的後半期（京都帝大時期），西方社會中左翼「馬克斯現代性」(Marxist modernity)也影響黃繼圖上述的近代心智主體，並導致他介於普羅與中產小市民之間「自我認同」的尖銳緊張關係，並以高度焦慮的現象出現。

從1930年代中後期開始，戰爭動員體制與相應的「法西斯現代性」(如廖咸浩的提法)主導台灣社會，對此，廖咸浩認為台灣多數民眾「虛與委蛇」的加以周旋；但筆者對此一論點持保留看法，因為，即使如自學生時期即體現反軍國、反體制理念的黃繼圖，他的近代心智主體本身，至少在「奉公」的心態層次上（如果與「皇民化」政策論述作某種區別），已經受到此一強調國家主義的「法西斯現代性」所影響，並導致他對日本帝國採取一定程度的合作取徑；換言之，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主體受到戰爭動員體制與戰爭發展在特定面向的一定程度的重新塑造。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即使到了戰爭中後期，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主體仍然相當程度延續戰爭爆發以前以自由主義為主軸的核心價值，這體現在他作為辯護士，在公領域上針對法院官僚作風的批評，以及在離婚案件法庭辯論過程中採取較為尊重當事人自身意願的作法之上，並且，在私領域上體現對於日記書寫的隱私觀念的實踐態度之上。

黃繼圖以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為主體的近代心智，在戰後初期的十年間經歷巨大的挫折

²⁴ 連玲玲，〈新典範或新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頁 1-3。

與壓抑的歷史過程，成爲陳芳明與黃崇憲所稱的「被禁錮的現代性」，並在「黨國體制」（顧忠華稱之爲「黨國現代性」）之下受到一定程度重構的影響；然而，黃繼圖此一自由主義的近代心智主體經歷壓制與禁錮的挫折之後，開始產生反彈的回應，這體現在他對公領域的法院審判文化的尖銳批評，與「司法改革」想法的提出。此外，在公領域的政治參與層次上，黃繼圖（及其家族）堅持自由自治的反體制理念與抗議意識，並以「黨外」的路線參與逐漸受到黨國體制掌控的新竹地方政治與派系。換言之，直到1950年代中期，「黨國現代性」已相當程度掌控台灣社會與司法體系；但對黃繼圖而言，經過重拾規律的日記書寫習慣以及延續青年時期以來的自由主義近代心智，在1950年代中期他仍透過「黨外」路線的地方政治參與行爲，持續對黨國體制進行抵抗。

本書各章主要論點概述

（第一章）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從黃繼圖的個案經驗中，在他所置身的台灣社會中，由於什麼樣的歷史條件或歷史情境，（殖民地）近代性開始影響黃繼圖並於在其心智之中醞釀？黃繼圖日記中所見他在1930年代初期的思想世界與心態世界爲何？

首先，筆者考察黃繼圖早期的學校與家庭教育，並指出，新竹中學時期的黃繼圖正暴露在校園內部帝國意識與武化氛圍之中，特別是（殖民地）近代性的規訓之下，而形塑並具現出自身的馴化性格與從順身體；然而，很可能受到當時活躍於台灣政社運動的父親黃旺成的影響，從1929年起，黃繼圖開始進行日記的書寫，此一書寫行爲開啓了他透過以每日爲基礎的反省以進行「自我建構」的過程；雖然，黃繼圖中學時期的日記記錄在內容上主要充斥他在公領域的學校參與經驗，但是，當他開始進行日記書寫此一行爲本身，以及在日記書寫中開始出現少數探索自身內在世界的內容的新嘗試，這些發展都意謂著一個新的探索並建構自我的過程已經在他心中的開展，並且，此一探索自我的過程是以「對抗」當下他所置身的帝國馴化與近代性規訓的約束爲起點。

接著，筆者從幾個面向切入，重建這位本島人學生精英在台北高校期間的內在精神世界，並進一步說明近代性如何在校園的日常生活層次中，逐漸嵌入黃繼圖的精神世界之中。筆者指出，在黃繼圖的近代自我主體意識的形成過程中，1930年9月爆發「反體制」的台北高校罷課事件，標示著黃繼圖醞釀中的近代自我主體意識，與長期以來由近代性、帝國性與家族關係等差異的規訓形式所形塑的「從順的心智」兩者之間，產生正面衝撞的重要契機；並且，此一正面衝撞關係反過來將反體制的自由自治理念，內化於黃繼圖此一近代自我主體之中。同時，台北高校自由自治的宿舍文化以及放任頹廢的高校校園風氣，在往後的校園日常生活耳濡目染中，逐漸使黃繼圖得以從此前中小學馴化教育的規訓之中解放出來，醞釀著早期的近代心智。

最後，筆者從構成黃繼圖近代自我的三個初步的形式著手，試圖勾勒出台北高校期間黃繼圖初步蘊生中的近代心智的基本構式與整體圖像。筆者指出：黃繼圖在台北高校期間具有近代意義的日記書寫風格與內容，其背後隱藏著一個正在蘊生中的近代心智；此一近代心智除了表現在黃繼圖的反體制思維、近代國族意識的形成、社會主義思想的探索等面向外，它也表現在私領域的面向上，也就是對隱私觀念的重視，以及家庭生活中核心成員之間逐漸

朝向相互溝通並遠離家戶長威權式的互動方式之上。換言之，此一近代心智在其初期蘊生的過程中，便已呈現出具有「整體」意義的、「多面向」的構造，並且各個面向之間具有交疊的關聯性，而非個別的單獨存在。

筆者在〈第二章〉指出，黃繼圖在台北高校時期醞釀中的近代心智，在進入日本帝國都會京都大學求學的新歷史情境之後，經歷更為多面向的深化發展，而此一深化發展的開始，與他剛進入京都帝大時親身參與日本近代史上的「京大瀧川事件」的經驗密切相關。黃繼圖在1933年「京大瀧川事件」的親身參與經驗，導致他的近代心智中的政治面向，特別是台北高校以來的自由自治與反體制理念，在對抗逐漸法西斯化的帝國當局的過程中，獲得更進一步的釐清、內化與鞏固；並且，此一套近代政治理念的內化與鞏固的過程，貫穿黃繼圖整個京都帝大三年的學習期間，並在1936年畢業初的高等文官考試中，以強烈的否定方式抗拒「憲法」考題所透露法西斯化國家權力開始控制國家文官考試的訊息；然而，當時校園內外快速上升的日本帝國軍國主義氛圍，持續直接與間接的衝撞這位具有自由心智與反體制思維的台灣青年學生，並在1936年上半年期間造成他的精神與思想世界處於深刻的焦慮狀態。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由於披露黃繼圖上述內心世界獨特焦慮感的相關紀錄，在該時期的日記記錄中處處可見，並且這些記錄經常以大篇幅的自我剖析方式在日記中呈現，因此筆者認為，除了上述政治與思想面向的根源之外，造成黃繼圖此一深刻焦慮感另有其多重的內在根源：首先，從心理與身體面向而言，包含考試的學校制度、專業化教育以及文官考試所允諾的官僚體制生涯等內化各式各樣「規範」的「現代文明」本身，正是壓抑、扭曲黃繼圖形成中的近代主體意識，而產生巨大焦慮感的根源，並以長期的「神經衰弱」現象呈現；其次，從階級身份認同的層面而言，黃繼圖在追尋「階級自我」過程中，出現在「意識型態上」階級自我的普羅自我認同，與「行為上」的小布爾喬亞世俗化傾向之間，存在著無法磨合的緊張關係，此一緊張關係因此成了他在「階級自我」的認同探索過程中的焦慮根源；而當他作為一個「抱著普羅的自覺並且擁有自我驅動自覺的人」卻又無法「徹底排除小市民性格」的時候，他心中此一焦慮感便進一步轉化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意識與自我否定意識。

筆者上面從政治思想面向、心理與身體面向以及意識型態面向切入，以黃繼圖在1936年上半年期間深刻的焦慮狀態為主軸進行分析，試圖透過整體性的觀照，以呈現黃繼圖不同面向近代心智的整體圖像。至於，在京都時期黃繼圖體現的近代心智，在日常生活中私領域面向的呈現方面，筆者重建京都時期黃繼圖的戀愛觀與(異)性認識，並指出，黃繼圖在當地的性探索一直無法離開道德上的罪惡意識。再者，筆者透過黃繼圖在京都的台灣友人林玉秋的夫妻關係的考察，並指出，在1930年代，台灣社會的大家庭制度仍然牢不可破的情境下，住在京都的林玉秋夫妻正在實驗著一種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現代小家庭制度；但其小家庭生活中緊張的夫妻關係，則透露出夫妻雙方對於家庭內部夫妻關係的「平等性」問題存有認知上的落差；因此，可以推論，林玉秋夫妻的案例顯示，其夫妻關係的本質具有朝向近代性移行的過渡性質。至於，京都帝大另一位台灣學生林德富與已婚日本女子的異國戀情，顯示黃繼圖的這位友人在戀情過程中挑戰三重層次的藩籬：即台日人之間的國族差異、殖民地位的不平等關係，以及戀愛對象的已婚身份等三個層次的藩籬；在挑戰三重藩籬的過程中，林德富展現出對個人自主意識的覺醒，以及對於個人擁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權利意識的認同，而此一覺醒與認同已經具體地標示出「現代性」在私領域愛慾關係上的鮮明印記。

與林德富個人主義式的戀愛觀相對照，黃繼圖本身的戀愛觀顯得較為保守；林玉秋夫妻的緊張婚姻關係可能使他對於婚姻生活產生些許疑慮，加上父親黃旺成的外遇戀情與因此失去和諧的家庭關係，很可能是黃繼圖對於個人主義式的戀愛觀產生負面理解的主因；京都時期的黃繼圖，對於「戀愛至上主義」的父親及其外遇戀情，產生一種輕蔑的想法，並視之為「淺薄性的呈現」。綜言之，1930年代中期往返於日本與台灣社會的黃繼圖及其周遭的台灣親人與友人，在戀愛、婚姻與家庭關係的主題上，正見證著「私領域」現代性的多元呈現、過渡與變遷。

在〈第三章〉，筆者討論黃繼圖法律心智如何開始並展開，在京都帝大法科的法學訓練，以及他在京大期間對台灣社會中的法律文化的觀察與理解；繼而，筆者介紹他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後在東京辯護士會接受全套的專業實習訓練，其實習內容先從辯護士倫理與基本知識課程開始，進而進入實務相關知識與實務具體技能等實習內容，而在最後半年密集的演習課程的準備之後，成功通過司法省檢定考試並正式成為具有開業資格的辯護士。

再者，本章的另一焦點，在於討論1930年代中期黃繼圖自畢業後如何進入殖民地公職部門（新竹州廳）任職，以及其在心態史的意義。筆者指出，殖民地台灣社會在1930年代中期醞釀一股「向公移行」的社會心態趨向，並且，此一「向公移行」的社會心態趨向的產生與殖民政府在戰爭動員初期所營造的奉公意識有密切關係；殖民政府在日常生活層次上將此一奉公意識細緻的鑲嵌於當時的精神動員運動之中，透過如「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週」、「收音機體操週」與「大清潔」運動等措施加以落實；結果導致此一奉公意識逐漸成為主流社會心態，並進一步侵入台灣社會的個人與家庭的私領域，迫使台灣社會私領域疆界的明顯退縮。

筆者繼續指出，在戰爭初期的台灣社會中，此一由官方營造的奉公意識逐漸成為集體性的社會心態，並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成為戰爭初期(1937-1938)台灣社會得以經歷一次逐漸「轉向」支持日本對中國戰爭的集體心態基礎。筆者在*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一書中曾經論述：黃旺成與吳新榮等在1920年代具有反殖民經驗的台灣知識人，主要因為包括戰爭動員與戰爭宣傳等戰爭本身的過程與因素，而導致他們在戰爭初期(大約1938-1939年間)經歷一次「轉向」，從負面被動的立。

在本章的討論中，筆者進一步指出：黃旺成與吳新榮等台灣知識人在戰爭初期的「轉向」的發生，部份導因於當時台灣社會逐漸出現由官方營造的集體性的「向公移行」乃至全面性的奉公意識的社會氛圍；換言之，上述此一有別於「皇民化」政策論述的奉公意識（廣義的「公共意識」）的形成，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為長期以來因「台灣人無出路」引發的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心態提供解套與出路，另一方面則成為導致上述戰爭初期台灣社會「轉向」的社會集體心態基礎。場，逐漸轉為在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中採取較為合作的態度。⁵¹

〈第四章〉的討論可以視為〈第三章〉的延續，以戰爭中後期(1940-1945)的動員體制如何對於台灣社會的近代性產生重構作用為主要問題意識。筆者指出，台灣的社會心態自1930年代中期發展出「向公移行」的趨勢，此一心態趨勢經過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化，特別是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之後，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更趨於穩定的主導心態；對同一期間的黃繼圖而言，上述的「奉公」心態也體現在他個人身上，並進一步他在戰爭立場上趨向與殖民政府合作的立場。

再者，法律史學者指出，台灣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進入戰爭時期法律變遷的大方向，亦即從自由民權(個人主義)轉為強調集體奉公的國家主義；就黃繼圖的個人經驗與觀察而言，台灣社會的法律的近代性在戰爭動員體制之下受到什麼樣的重塑？筆者指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前大半期間，特別是在1944年10月中旬起台灣開始直接暴露在美軍轟炸以前，雖然各種形式的戰爭動員活動持續推動中，但新竹地區的法院體系基本上處於正常的運作狀態之中，黃繼圖經營的辯護士事務所也因此得以穩定的運作。在上述法院體系穩定運作期間，作為專業的辯護士的黃繼圖，對於當時幾乎全由內地人擔任法官的新竹地方法院，其審判品質有褒有貶。

台灣從1944年10月中旬起直接受到美機直接轟炸與掃射之後，從黃繼圖的日記觀之，新竹地方地院已經無法完全正常的運作，因此準備疏開到新竹的郊區，藉以設法維持一定程度的司法功能。隨後，在1945年4-5月間，新竹地區遭到兩波美機直接轟炸，其中一波造成新竹地院本身建物與人員的受到嚴重損壞，直接導致新竹地院加速疏開到郊區的關西新城，並造成法院體系的運作失能(如同「廢墟化的法院」)，以及法院部門人員士氣低落等顯著現象；至於，黃繼圖本身則因此產生「辯護士何處去？」的深刻危機感。但是，在日本投降的前1-2月間，雖然新竹地區仍偶爾受到轟炸，空襲警報也經常出現，但由於美軍的轟炸目標與重心已經轉移到日本內地，因此黃繼圖接受民眾委託的訴訟案件略升，並且，新竹地院受理審查案件的頻率也提高一些。

接著，筆者以黃繼圖經手的「離婚」與「違反統制經濟」案件為中心，檢視戰爭中後期的總力戰動員體制下的法律與社會。台灣法律史學者陳昭如指出，皇民化時期台灣的法律改革的主旨，是將法律制度改造為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的新體制，司法新體制強調無私奉公的國家主義，以取代過去所繼受以自由民權(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歐陸法；在此一轉換過程中，台灣人的家庭制度受到強化而更為趨近日本的家庭制度，也因為對家庭的強調以及對女性在戰爭動員角色的重視，導致離婚議題並不受到鼓勵，此一期間離婚判例也較為稀少。筆者在本章中指出，黃繼圖關於「離婚」案件的司法實務經驗，基本上證實上述總力戰期間法庭上院方對「離婚議題並不受到鼓勵」的論點；並且，法庭上院方對於處理離婚案件的基本態度上與黃繼圖存在基本的差異：黃繼圖對於離婚案件的處理態度較為重視當事人的意願，而院方在審判過程中則不乏基於「婦人道德論」而以父權心態解釋裁判離婚事由的案例。

其次，關於直接涉及總力戰體制經濟動員層次的法律事務的「統制經濟的違反案件」。黃唯玲指出，戰爭時期因戰時法規的高強度執行創造了大量的經濟犯罪人數，而費德廉則認為殖民當局從1944年起因為日本戰爭敗狀初現而增加對地方貨品、財產與勞力的徵索行動，對一般台灣人的財物及個人福利造成嚴重的負擔，這成為日本敗戰初期多數暴力與犯罪事件的主因。從黃繼圖親自經手的「違反統制經濟」案件觀之，1944-1945年間，黃繼圖所接觸的違反統制令案件並未如預期的多，這似乎與費德廉與黃唯玲的論點有些抵觸，但可能的原因是，此二年間因殖民當局對地方物資的徵索所產生壓力導致的違反事例甚多，但多數案例並未進入法律程序，而那些尋求辯護士處理的案件中也僅有少數委託黃繼圖處理；再者，法院的運作功能在1944年10月中旬美軍直接轟炸新竹之後受到明顯的破壞，而法院往後僅存斷斷續續的運作功能，也在1945年5月間因法院直接遭到轟炸而受到進一步摧毀，加上法院疏開到關西新城之後造成的不便性，都可能是這些經濟違反事例無法正式進入法律程序的因

素；最後，可以推測的是，許多違反統制令遭到懲處的當事人，在戰爭末期選擇隱藏心中的不滿，直到日本戰敗投降之後才如費德廉所言以暴力等方式表現出來。

再者，關於太平洋戰爭期間戰爭動員體制對台灣社會私領域的影響，筆者以黃妻阮木筆私窺並寫入先生黃繼圖的日記為例，並指出，阮木筆私窺黃繼圖日記，並直接在他的日記中「寫入」抗議先生沉迷「酒色」的文字，此舉固然有其社會輿論上的「正當性」，但也在「無意識」中流露並反映出，因戰爭動員與奉公滅私意識的極度擴張而導致台灣社會中私領域受到更大程度侵入的心態趨勢。換言之，從1930年代初期到1940年代初期，這十年期間台灣社會中私領域的疆界處於持續退縮的狀態中，這個集體社會心態的趨勢特別是導因於總力戰動員體制的發展，以及相應的奉公意識的擴張。必須說明的是，從心態史的角度而言，到了決戰階段末期(1944/10-1945/08)，因美機直接轟炸等新情境的出現，官方配給物質更顯不足，在新竹市區興起的庭院經濟現象，在經濟上這意謂台灣社會已經被迫從「奉公」的主流集體心態中逐漸撤退，開始往家庭層次的「私」的方向反轉。對黃繼圖而言，日記中許多關於他從事屬於「私」層次的庭院經濟的愉悅經驗，使他漸漸貼近自身作為「百姓」的實質身份認同，並模糊化自身在空襲下逐漸無可作為的辯護士「文官」身份與角色。再者，對黃妻阮木筆而言，每日無從迴避的空襲威脅，使她僅存保甲層次動員活動的參與也漸漸失去積極性，並逐漸退卻到家庭之內藉以尋求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換言之，置身決戰末期每日空襲威脅下，黃繼圖與阮木筆夫妻兩人都體現「由公向私移行」的心態趨勢與軌跡，而此一心態移行的目的地則是台灣人家族共有的祖宅（家庭）。

（第五章），筆者指出，決戰末期因美軍轟炸導致新竹法院體系的運作失能，但並未瓦解台灣社會「依法而治」的基礎，但日本投降以後，此一「依法而治」的基礎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員林血案」（1946）的爆發以及「二二八事件」（1947）的鎮壓，都進一步威脅此一「依法而治」的社會心態基礎，特別造成台灣社會中源自西方的「法律近代性」受到明顯壓抑；繼而，在1949年頒佈的「台灣省戒嚴令」，則從法律體系的制度面向進一步衝擊並重構此一「法律近代性」。

從黃繼圖個人的經驗而論，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法律文化的觀察為何？筆者指出，在戰後初期（1945-1955），對於當時明顯由外省籍法律人主導的法院體系，在法院審判的品質方面，黃繼圖經常作出相當直接且尖銳的批評。雖然，這些司法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

審判上的缺失部份也發生在日治時期的法院之中，當時黃繼圖也曾加以抨擊；但對他而言，較為嚴重的根本性缺失則發生於戰後初期，這成為稍後他提到司法改革必要性的主要理由；可以說，黃繼圖深感日治後期以來台灣社會中混融西方法律近代性的法律經驗與文化，在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統治下受到壓抑與重塑，基於此一危機感而產生司法改革的想法。

必須說明，即使置身於戰後初期因高壓的差別統治引起的省籍族群緊張關係之中，黃繼圖自1930年代的學生時代以來，逐漸生成的近代心智，以及由其衍生並內化的「自由」、「平等」、「反抗強權」與「尊重人權」等普世價值，驅使他在反抗強權之下，仍保持開放的態度面對不同族群的接觸關係；黃繼圖體現的近代心智不僅引導他走向反抗強權的改革行動，也引導他以較為包容的態度面對不同族群的接觸。

然而，國民政府在1950-1952間經歷改造過程，其後逐漸走向穩定的黨國體制；在1950年代中期，黨國體制的確深化國府在台灣社會與司法體系的控制力與影響力，但是，對於整體的政治社會風氣，乃至較為細部的司法審判品質與法律文化，從黃繼圖的個人觀察所見，似未獲得進一步的實質提升。

其次，在政治層次的近代性討論上，在1950年代前期白色恐怖氛圍下，相對於黨國體制在新竹地區的滲透與深化發展，新竹地區反體制的政治勢力的發展軌跡如何理解？此一勢力以何種方式介入地方政治？其策略與困境為何？台灣政治史學者若林正丈關於黨國體制與地方派系的討論，提出一個說法：反對黨國體制的聲音，經過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國家暴力鎮壓造成的寒蟬效應後，復因黨國體制對青年學生與社會團體滲透與掌控，已經被壓縮到只有海外台獨運動「及島內少數自由主義者或政客之言行範圍內」。針對此一觀點，筆者以1955年度黃繼圖日記進行討論與檢視，試圖釐清：1950年代中期新竹地區是否存在反體制的「黨外」政治勢力？以何種方式存在及其限制為何？

筆者指出，黃繼圖及其家庭以黨外路線的取徑，直接參與當時正在形成中並逐漸受到黨國體制約束的新竹地方派系，並且在此一政治參與過程中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藉以抗拒黨國體制向新竹社會進行全面性的掌控與滲透；可以說，戰後初期新竹地區「黨外」勢力的起源，離不開黃旺成家族（含黃繼圖）自19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性活動。⁵²再者，黃繼圖及其家庭參與新竹地方派系政治的核心價值與主要理由，在於對抗黨國體制中侵犯人權、壓迫民主自由的「白色恐怖」與「警察政治」等等作法，而黃繼圖本身的宏觀策略，則是以「黨外」勢力直接介入黨國體制在新竹地區地方派系的運作與競爭中。至於，黃繼圖此一「黨外」思維，可以追溯到他自青年時期以來的近代心智，特別是立基於自由自治原則的「反體制」理念，以及他在戰後台灣獨特歷史脈絡中經歷並蘊生的抗議意識。

三、計畫成果自評與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

關於本書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首先，本書關於戰後前期（1945-1955，特別是1950年代前期），黨國體制下「私領域」與近代性之間關係的討論付之闕如，未能延續戰前「私領域」的討論面向，筆者在（導論）已說明主因在於黃繼圖此一階段的日記書寫並不規律，缺漏甚多，加上置身白色恐怖氛圍之下，在日記中他鮮少觸及「私領域」的書寫；上述原因導致筆者本書未能細緻討論黨國體制

下「私領域」相關課題，也是本書的侷限之一。

然而，黃繼圖在隨後的1957-1972年期間留下相當規律紮實的日記史料，這些史料提供筆者據以討論1960年代左右黨國體制下「私領域」課題的適當史料，特別是黨國體制下的「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等課題，有待繼續深入開展。並且，即使分別屬於國際冷戰下的不同陣營，海峽兩岸社會在戰後期間都受到「黨國體制」的制約與影響，因此，透過個人日記的史料取徑，針對海峽兩岸社會在「私領域」課題（例如「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進行比較研究，將是筆者未來幾年期間的研究規劃與展望。⁵³

本研究關於近代性如何在日常層次的台灣社會生活中的導入、轉化、挫折與開展；特別在本書第五章，筆者討論民主政治中的抗議傳統（反體制理念）在1950年代國府黨國體制逐漸鞏固下，如何以「黨外」路線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筆者點出1970年代台灣民主化開始醞釀之前新竹地區的「黨外」發展之根源。對應於當前海峽對岸的中國黨國體制開始出現政治改革可能性的時刻，戰後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歷史經驗，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附錄一：《近代心智與日常台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

（台北：稻鄉出版社，2013年二月）完稿付印之目次。

目次

序.....	i
導論	1
(一)、問題意識：（殖民）近代性論述與新研究取徑的探索.	1
(二)、先行研究的回顧.....	3
(三)、研究方法論.....	12
(四)、相關概念的釐清：「私領域」與「現代性」.....	22
(五)、黃繼圖及其日記的簡介.....	23
(六)、本書章節架構.....	32
第一章：近代心智的醞釀：規訓性、自我主體意識與隱私觀念	35
(一)、導向「心的日記」書寫風格的歷史情境：黃繼圖早期教育與「近代自我」探索的開端 (1912-1930).....	35
(二)、近代心智的醞釀：一個台北高校台灣學生的精神世界 (1930-1933).....	43

第二章：日本都會經驗與近代性的多元呈現	
(1933-1936)	69
(一)、近代心智的政治與思想面向.....	69
(二)、焦慮感、神經衰弱與近代性：近代心智的心理與身體面向.....	85
(三)、撕裂的自我：介於普羅與中產小市民之間的思想與身份認同糾葛.....	96 ix

(四)、異鄉之「私」	105
第三章：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I)：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1936-1940)	121
(一)、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122
(二)、專業律師的實習訓練課程與活動：東京時期 (1939.01-1940.6).....	149
第四章：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II)：法律、社會與私領域 (1940-1945)	177
(一)、黃繼圖與「奉公」意識.....	178
(二)、戰爭動員體制與法律近代性的重構.....	181
(三)、美軍轟炸下的法院運作：台灣社會法治精神與奉公心態的檢 驗.....	187
(四)、總力戰動員體制下的法律與社會：以「離婚」與「違反統制經濟」案件為中 心.....	194
(五)、戰爭動員體制與台灣社會私領域近代性的重構：以黃繼圖夫妻關係為主 軸.....	200
第五章：黨國體制與近代性的再構：1945-1955.....	215
(一)、台灣社會的法律近代性挫折.....	216
(二)、「反體制」政治參與所體現的政治近代性：黃繼圖與新竹的「黨外」起 源.....	236
結論	249
參考書目.....	263 x
附錄：(一)：《黃繼圖律師日記》(1929-1972)概況介紹..	291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2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 黃繼圖研究 (1912-1960)
	計畫主持人: 曾士榮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57- 學門領域: 台灣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曾士榮		計畫編號：101-2410-H-004-157-				計畫名稱：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黃繼圖研究（1912-1960）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0	0	0%		
		專書	1	1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0%	人次	
		博士生	2	2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0	0	0%		
		專書	0	0	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0%	人次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本專書關於近代性如何在日常層次的台灣社會生活中的導入、轉化、挫折與開展；特別在本書第五章，筆者討論民主政治中的抗議傳統（反體制理念）在 1950 年代國府黨國體制逐漸鞏固下，如何以「黨外」路線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筆者點出 1970 年代台灣民主化開始醞釀之前新竹地區的「黨外」發展之根源。對應於當前海峽對岸的中國黨國體制開始出現政治改革可能性的時刻，戰後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歷史經驗，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關於本書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首先，本書關於戰後前期（1945-1955，特別是 1950 年代前期），黨國體制下「私領域」與近代性之間關係的討論付之闕如，未能延續戰前「私領域」的討論面向，筆者在（導論）已說明主因在於黃繼圖此一階段的日記書寫並不規律，缺漏甚多，加上置身白色恐怖氛圍之下，在日記中他鮮少觸及「私領域」的書寫；上述原因導致筆者本書未能細緻討論黨國體制下「私領域」相關課題，也是本書的侷限之一。

然而，黃繼圖在隨後的 1957-1972 年期間留下相當規律紮實的日記史料，這些史料提供筆者據以討論 1960 年代左右黨國體制下「私領域」課題的適當史料，特別是黨國體制下的「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等課題，有待繼續深入開展。並且，即使分別屬於國際冷戰下的不同陣營，海峽兩岸社會在戰後期間都受到「黨國體制」的制約與影響，因此，透過個人日記的史料取徑，針對海峽兩岸社會在「私領域」課題（例如「隱私意識」與「自我意識」）進行比較研究，將是筆者未來幾年期間的研究規劃與展望。⁵³

本研究關於近代性如何在日常層次的台灣社會生活中的導入、轉化、挫折與開展；特別在本書第五章，筆者討論民主政治中的抗議傳統（反體制理念）在 1950 年代國府黨國體制逐漸鞏固下，如何以「黨外」路線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筆者點出 1970 年代台灣民主化開始醞釀之前新竹地區的「黨外」發展之根源。對應於當前海峽對岸的中國黨國體制開始出現政治改革可能性的時刻，戰後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歷史經驗，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